

跟大师学文化 中国卷 二十六

跟傅雷学艺术 中

著名文学翻译家、文艺评论家。一生译著宏富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，更兼行文流畅，用字丰富，工于色彩变化。一生苦心孤诣，呕心沥血培养的两个孩子：傅聪——著名钢琴大师、傅敏——英语特级教师，是他们先做人、后成「家」，超脱小我，独立思考，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。《傅雷家书》中父母的谆谆教诲，孩子与父母的真诚交流，亲情溢于字里行间，给天下父母子女强烈的感染启迪……

辽海出版社



跟大师学文化 中国卷二十六 石磊◎主编

跟傅雷学艺术 中



辽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跟大师学文化. 中国卷/石磊、张雅晶主编—沈阳: 辽海出版社, 2008. 4

ISBN 978-7-5451-0187-4

I. 跟… II. 石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—中国 IV. I16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0145 号

责任编辑: 段扬华 孙德军

责任校对: 顾 季

装帧设计: 陈思淼

封面设计: 马寄萍

出版者: 辽海出版社

地 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政编码: 110003

电 话: 024-23284469

E-mail: dyh550912@163.com

印刷者: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发 行 者: 辽海出版社

幅面尺寸: 140mm×203mm

印 张: 192

字 数: 3300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0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0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定 价: 143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大师作品选读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夜

苏联歌剧团正在北京演出，中央歌舞团利用机会，请他们的合唱指挥每天四时至六时训练团中的合唱队。唱的是苏联歌剧，由指挥一句一句的教，成绩不错。只是声音不够好，队员的音乐修养不行。指挥说女高音的唱，活像母鸡被捉的怪叫。又说唱快乐的曲子，脸部表情应该快乐，但队员都哭丧着脸，直到唱完后，才有如释重负似的笑容浮现。女低音一向用假声唱，并且强调用假声唱才美。林怕伯去京时就主张用真声，受她们非难。这回苏联指挥说怎么女低音都低不下去，浮得很。中间有几个是林怕伯正在教的学生，便用真声唱下去，他即说：对了，应该这样唱，浓，厚，圆滑，多美！合唱队才恍然大悟，一个个去问林怕伯如何开始改正。

苏联歌剧，林怕伯在京看了二出，第二出叫做《暴风雨》（不知哪个作家，他没说明）。他自称不够 musical [音乐感]，居然打瞌睡。回到团里，才知道有人比他更不 musical [具备音乐感] 的，竟睡了一大觉，连一共几幕都没知道！林分析这歌剧引不起兴趣的原因，是主角配角都没有了不起的声音。他慨叹世界上给人听不厌的声音实在太少。

林怕伯在北京录过两次音，由巫俯丽伴奏。第一次录了四支，他自己挑了四支，因为他说：歌唱以情绪为主，情绪常常是第一遍最好，多唱就渐趋虚伪。——关于这一点，我认为一部分对，一部分并不对。以情绪为主，当然。每次唱，情绪可能每次稍有出入；但大体不会相差过远。至于第一遍唱的情绪比较真实，多唱会渐渐虚伪，则还是唱的人修养不到家，浸入音乐不



深，平日练习不够的缘故。我这意见，不知你觉得如何？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夜

刚才去看了李先生，问她专家开过演奏会以后，校内评论如何。她说上上下下毫无评论。我说这就是一种评论了。大概师生对他都不佩服。李先生听他上课，说他教果然教得不错，但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地方，没有什么出人意外的音乐的发掘。她对于他第一次上课就要学生背也不赞成。专家说莫斯科音乐院有四个教研组，每组派别不同。其中一派是不主张练 studies [练习曲]，只在乐曲中练技巧的。李先生对此也不赞成。我便告诉她 Richter [李克忒] 的说法，也告诉她，我也不赞成。凡是天才的学习都不能作为常规的。从小不练 scale [音阶] 与 studies [练习曲] 这一套，假如用来对付一般学生，一定要出大毛玻除非教的先生都是第一流的教授。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

一天练出一个 concerto [协奏曲] 的三个乐章带 cadenza [华彩段]，你的 technic [技巧] 和了解，真可以说是惊人。你上台的日子还要练足八小时以上的琴，也叫人佩服你的毅力。孩子，你真有这个劲儿，大家说还是像我，我听了好不 flattered [得意]！不过身体还得保重，别为了多争半小时一小时，而弄得筋疲力荆从现在起，你尤其要保养得好，不能太累，休息要充分，常常保持 fresh [饱满] 的精神。好比参加世运的选手，离上场的日期愈近，身心愈要调养得健康，精神饱满比什么都重要。所谓 The first Prize is always “luck” [第一名总是“碰运气的”] 这句话，一部分也是这个道理。目前你的比赛节目既然差不多了，

大师作品选读

technic [技巧], pedal [踏板] 也解决了, 那更不必过分拖累身子! 再加一个半月的琢磨, 自然还会百尺竿头, 更进一步; 你不用急, 不但你有信心; 老师也有信心, 我们大家都有信心: 主要仍在于心理修养, 精神修养, 存了“得失置之度外”、“胜败兵家之常”那样无罢无碍的心, 包你没有问题的。第一, 饮食寒暖要极小心, 一点儿差池不得。比赛以前, 连小伤风都不让它有, 那就行了。到波兰五个月, 有这样的进步, 恐怕你自己也有些出乎意外吧。李先生今年一月初说你: gains come with maturity [因日渐成熟而有所进步], 真对。勃隆斯丹过去那样赏识你, 也大有先见之明。还是我做父亲的比准都保留, 其实我也是 expect the worst, hope for the best [作最坏的打算, 抱最高的希望]。我是你的舵工, 责任最重大; 从你小时候起, 我都怕好话把你宠坏了。现在你到了这地步, 样样自己都把握得住, 我当然不再顾忌, 要跟你说: 我真高兴, 真骄傲! 中国人气质, 中国人灵魂, 在你身上和我一样强, 我也大为高兴。

你现在手头没有散文的书(指古文), 《世说新语》大可一读。日本人几百年来都把它当作枕中秘宝, 我常常缅怀两晋六朝的文采风流, 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。

《人间词话》, 青年们读得懂的太少了; 肚里要不是先有上百首诗, 几十首词, 读此书也就无用。再说, 目前的看法, 王国维的美学是“唯心”的; 在此俞平伯“大吃生活”之际, 王国维也是受批判的对象, 其实, 唯心唯物不过是一物之两面, 何必这样死拘! 我个人认为中国有史以来, 《人间词话》是最好的文学批评。开发性灵, 此书等于一把金钥匙。一个人没有性灵, 光谈理

论，其不成为现代学究、当世腐儒、八股专家也鲜矣！为学最重要的是“通”，通才能不拘泥，不迂腐，不酸，不八股；“通”才能培养气节、胸襟、目光。“通”才能成为“大”，不大不博，便有坐井观天的危险。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，弄艺术也好，顶要紧是 *humain*^①，要把一个“人”尽量发展，没成为 XX 家 XX 家以前，先要学做人；否则那种 XX 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贡献。这套话你从小听腻了，再听一遍恐怕更觉得烦了。

妈妈说你的信好像满纸都是 *sparkling* [光芒四射，耀眼生辉]。当然你浑身都是青春的火花，青春的鲜艳，青春的生命、才华，自然写出来的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。我和妈妈常说，这是你一生之中的黄金时代，希望你好好的享受、体验，给你一辈子做个最精彩的回忆的底子！眼看自己一天天的长大成熟，进步，了解的东西一天天的加多，精神领域一天天的加阔，胸襟一天天的宽大，感情一天天的丰满深刻：这不是人生最美满的幸福是什么！这不是最隽永最迷人的诗歌是什么！孩子，你好福气！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

寄你的书里，《古诗源》、《唐五代宋词》、《元明散曲》，前面都有序文，写得不坏；你可仔细看，而且要多看几遍；隔些日子温温，无形中可以增加文学史及文学体裁的学识，和外国朋友谈天，也多些材料。谈词、谈曲的序文中都提到中国固有音乐在隋唐时已衰敝，宫廷盛行外来音乐；故真正古乐府（指魏晋两汉的）如何唱法在唐时已不可知。这一点不但是历史知识，而且与

① *humain*，此为法文字，即英文的 *human*，意为“人”。

大师作品选读

我们将来创作音乐也有关系。换句话说，非但现时不知唐宋人如何唱诗、唱词，即使知道了也不能说那便是中国本上的唱法。至于龙沐勋氏在序中说“唐宋人唱诗唱词，中间常加‘泛音’，这是不应该的”（大意如此）；我认为正是相反；加泛音的唱才有音乐可言。后人把泛音填上实字，反而是音乐的大阻碍。昆曲之所以如此费力、做作，中国音乐的被文字束缚到如此地步；都是因为古人太重文字，不大懂音乐；懂音乐的人又不是士大夫，士大夫视音乐为工匠之事，所以弄来弄会，发展不出。汉魏之时有《相和歌》，明明是 duet [重唱] 的雏形，倘能照此路演进，必然早有 polyphonic [复调的] 的音乐。不料《相和歌》辞不久即失传，故非但无 polyphony [复调音乐]，连 harmony [和声] 也产生不出。真是太可惜了。

文化部决定要办一声乐研究所，叫林伯伯主持。他来信和我再三商榷，决定暂时回上海跟王鹏万医生加深研究喉科医术，一方面教学生，作实验，待一二年后再办声乐研究所。目前他一个人唱独脚戏，如何教得了二三十个以上的学生？他的理论与实验也还不够，多些时间研究，当然可以更成熟；那时再拿出来问世，才有价值。

顾圣婴暑假后已进乐队，三个月后上面忽然说她中学毕业不进音院，思想有问题，不要她了。这也是岂有此理，大概又是人事科搅出来的。

昨晚请唐云来吃晚饭，看看古画，听他谈谈，颇学得一些知识。此人对艺术甚有见地，人亦高雅可喜，为时下国画家中不可多得之才；可惜整天在美协办公，打杂，创作大受影响。艺术家

与行政工作，总是不两立的。不多谈了，希望你多多养神，勿太疲劳！

一九五五年一月九日深夜

说起星期，不知你是否整天完全休息的？你工作时间已那么长，你的个性又是从头至尾感情都高昂的，倘星期日不再彻底休息，我们更要不放心了。

开音乐会的日子，你仍维持八小时工作；你的毅力，精神，意志，固然是惊人，值得佩服，但我们毕竟为你操心。孩子，听我们的话，不要在已经觉得疲倦的时候再 force [勉强] 自己。多留一分元气，在长里看还是占便宜的。尤其在比赛以前半个月，工作时间要减少一些，最要紧的是保养身心的新鲜，元气充沛，那末你的演奏也一定会更丰满，更 fresh [清新]！

人文新印的巴尔扎克精装本，已有三部寄来，可怜得很，印刷与装订都糟透，社内办事又外行，寄书只用一张牛皮纸，到上海，没有一本书脊不是上下端碰伤了的。里封面格式也乱来，早替他们安排好的，他们都莫名其妙。插图铜版还是我在上海监督，做好了寄去的；否则更不像样了。

一九五五年四月三日

今日接马先生（三十日）来信，说你要转往苏联学习，又说已与文化部谈妥，让你先回国演奏几场；最后又提到预备叫你参加明年二月德国的 Schumann [舒曼] 比赛。

我认为回国一行，连同演奏，至少要花两个月；而你还要等波兰的零星音乐会结束以后方能动身。这样，前前后后要费掉三个多月。这在你学习上是极大的浪费。尤其你技巧方面还要加

大师作品选读

工，倘若再想参加明年的 Schumann [舒曼] 比赛，他的技巧比萧邦的更麻烦，你更需要急起直追。

与其让政府花了一笔来回旅费而耽误你几个月学习，不如叫你在波兰灌好唱片（像我前信所说）寄回国内，大家都可以听到，而且是永久性的；同时也不妨碍你的学业。我们做父母的，在感情上极希望见见你，听到你这样成功的演奏，但为了你的学业，我们宁可牺牲这个福气。我已将此意写信告诉马先生，请他与文化部从长考虑。我想你对这个问题也不会不同意吧？

其次，转往苏联学习一节，你从来没和我们谈过。你去波以后我给你二十九封信，信中表现我的态度难道还使你不相信，什么事都可以和我细谈、细商吗？你对我一字不提，而托马先生直接向中央提出，老实说，我是很有自卑感的，因为这反映你对我还是下放心。大概我对你从小的不得当、不合理的教育，后果还没有完全消灭。你比赛以后一直没信来。大概心里又有什么疙瘩吧！马先生回来，你也没托带什么信，因此我精神上的确非常难过，觉得自己功不补过。现在谁都认为（连马先生在内）你今日的成功是我在你小时候打的基础，但事实上，谁都不再对你当前的问题再来征求我一分半分意见；是的，我承认老朽了，不能再帮助你了。

可是我还有几分自大的毛病，自以为看事情还能比你们青年看得远一些，清楚一些。

同时我还有过分强的责任感，这个责任感使我忘记了自己的老朽，忘记了自己帮不了你忙而硬要帮你忙。

所以倘使下面的话使你听了不愉快，使你觉得我不了解你，

不了解你学习的需要，那末请你想到上面两个理由而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是人，原谅我抛不开天下父母对子女的心。

一个人要做一件事，事前必须考虑周详。尤其是想改弦易辙，丢开老路，换走新路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自己的理智做一个天平，把老路与新路放在两个盘里很精密的秤过。现在让我来替你做一件工作，帮你把一项项的理由，放在秤盘里：

[甲盘]

(一) 杰老师过去对你的帮助是否不够？假如他指导得更好，你的技术是否还可以进步？

(二) 六个月在波兰的学习，使你得到这次比赛的成绩，你是否还不满意？

(三) 波兰得第一名的，也是杰老师的学生，他得第一的原因何在？

(四) 技术训练的方法，波兰派是否有毛病，或是不完全？

(五) 技术是否要靠时间慢慢的提高？

(六) 除了萧邦以外，对别的作家的了解，波兰的教师是否不大使你佩服？

(七) 去年八月周小燕在波兰知道杰老师为了要教你，特意训练他的英语，这点你知道吗？

[乙盘]

(一) 苏联的教授法是否一定比杰老师的高明？技术上对你可以有更大的帮助？

(二) 假定过去六个月在苏联学，你是否觉得这次的成绩可以更好？名次更前？

大师作品选读

- (三) 苏联得第二名的，为什么只得一个第二？
- (四) 技术训练的方法，在苏联是否一定胜过任何国家？
- (五) 苏联是否有比较快的方法提高？
- (六) 对别的作家的了解，是否苏联比别国也高明得多？
- (七) 苏联教授是否比杰老师还要热烈？

[一般性的]

(八) 以你个人而论，是否换一个技术训练的方法，一定还能有更大的进步？所以对第(二)项要特别注意，你是否觉得以你六个月的努力，倘有更好的方法教你，你是否技术上可以和别人并驾齐驱，或是更接近？

(九) 以学习 Schumann [舒曼] 而论，是否苏联也有特殊优越的条件？

(十) 过去你盛称杰老师教古典与近代作品教得特别好，你现在是否改变了意见？

(十一) 波兰居住七个月来的总结，是不是你的学习环境不大理想？苏联是否在这方面更好？

(十二) 波兰各方面对你的关心、指点，是否在苏联同样可以得到？

(十三) 波兰方面一般的带着西欧气味，你是否觉得对你的学习不大好？

这些问题希望你平心静气，非常客观的逐条衡量，用“民主表决”的方法，自己来一个总结。到那时再作决定。总之，听不听由你，说不说由我。你过去承认我“在高山上看事情”，也许我是近视眼，看出来的形势都不准确。但至少你得用你不近视的

眼睛，来检查我看到的是否不准确。果然不准确的话，你当然不用，也不该听我的。

假如你还不以为我顽固落伍，而愿意把我的意见加以考虑的话，那对我真是莫大的“荣幸”了！等到有一天，我发觉你处处比我看得清楚，我第一个会佩服你，非但不来和你“缠夹二”乱提意见，而且还要遇事来请教你呢！目前，第一不要给我们一个闷葫芦！磨难人最厉害的莫如 unknown [不知] 和 uncertain [不定]！对别人同情之前，对父母先同情一下吧！

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夜

孩子，能够起床了，就想到给你写信。

邮局把你比赛后的长信遗失，真是害人不浅。我们心神不安半个多月，都是邮局害的。三月三十日是我的生日，本来预算可以接到你的信了。到四月初，心越来越焦急，越来越迷糊，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你始终不来信的原因。到四月十日前后，已经根本抛弃希望，似乎永远也接不到你家信的了。

四月十日上午九时半至十一时，听北京电台广播你弹的 Berceuse [摇篮曲] 和一支 Mazurka [玛祖卡]，一边听，一边说不出有多少感触。耳朵里听的是你弹的音乐，可是心里已经没有把握孩子对我们的感情怎样——否则怎么会没有信呢？——真的，孩子，你万万想不到我跟你妈妈这一个月来的精神上的波动，除非你将来也有了孩子，而且也是一个像你这样的孩子！马先生三月三十日就从北京寄信来，说起你的情形，可见你那时身体是好的，那末迟迟不写家信更叫我们惶惑“不知所措”了。何况你对文化部提了要求，对我连一个字也没有：难道又不信任爸爸了

大师作品选读

吗？这个疑问给了我最大的痛苦，又使我想到了舒曼痛惜他父亲早死的事，又想到莫扎特写给他父亲的那些亲切的信：其中有一封信，是莫扎特离开了 Salzburg [萨尔斯堡] 大主教，受到父亲责难，莫扎特回信说：“是的，这是一封父亲的信，可不是我的父亲的信！”

聪，你想，我这些联想对我是怎样的一种滋味！四月三日（第30号）的信，我写的时候不知怀着怎样痛苦、绝望的心情，我是永远忘不了的。

妈妈说的：“大概我们一切都太顺利了，太幸福了，天也嫉妒我们，所以要给我们受这些挫折！”要不这样说，怎么能解释邮局会丢失这么一封要紧的信呢？

你那封信在我们是有历史意义的，在我替你编录的“学习经过”和“国外音乐报导”（这是我把你的信分成的类别，用两本簿子抄下来的），是极重要的材料。我早已决定，我和你见了面，每次长谈过后，我一定要把你谈话的要点记下来。为了青年朋友们的学习，为了中国这么一个处在音乐萌芽时代的国家，我作这些笔记是有很大的意义的。所以这次你长信的失落，逼得我留下一大段空白，怎么办呢？

可是事情不是没有挽回的。我们为了丢失那封信，二十多天的精神痛苦，不能不算是付了很大的代价；现在可不可以要求你也付些代价呢？只要你每天花一小时的功夫，连续三四天，补写一封长信给我们，事情就给补救了。而且你离开比赛时间久一些，也许你一切的观感倒反客观一些。我们极需要知道你对自己的演出的评价，对别人的评价，——尤其是对于上四五名的。我

一向希望你多发表些艺术感想，甚至对你弹的 Chopin [萧邦] 某几个曲子的感想。我每次信里都谈些艺术问题，或是报告你国内乐坛消息，无非想引起你的回响，同时也使你经常了解国内的情形。

你说要回来，马先生信中说文化部同意（三月三十日信）你回来一次表演几场；但你这次（四月九日）的信和马先生的信，都叫人看不出究竟是你要求的呢？还是文化部主动的？我认为以你的学习而论，回来是大大的浪费。但若你需要休息，同时你绝对有把握耽搁三四个月下会影响你的学习，那末你可以相信，我和你妈妈未有不欢迎的！在感情的自私上，我们最好每年能见你一面呢！

至于学习问题，我并非根本不赞成你去苏联；只是觉得你在波兰还可以多耽二三年，从波兰转苏联，极方便；再要从苏联转波兰，就不容易了！这是你应当考虑的。但若你认为在波兰学习环境不好，或者杰老师对你不相宜，那末我没有话说，你自己决定就是了。但决定以前，必须极郑重、极冷静，从多方面、从远处大处想周到。

你去年十一月中还说：“希望比赛快快过去，好专攻古典和近代作品。杰老师教出来的古典真叫人佩服。”难道这几个月内你这方面的意见完全改变了吗？

倘说技巧问题，我敢担保，以你的根基而论，从去年八月到今年二月的成就，无论你跟世界上哪一位大师哪一个学派学习，都不可能超出这次比赛的成绩！你的才具，你的苦功，这一次都已发挥到最高度，老师教你也施展出他所有的本领和耐性！你可



大师作品选读

曾研究过 program [节目单] 上人家的学历吗？我是都仔细看过了的；我敢说所有参加比赛的人，除了非洲来的以外，没有一个人的学历像你这样可怜的，——换句话说，跟到名师只有六七个月的竞选人，你是独一无二的例外！所以我在三月二十一日（第28号）信上就说拿你的根基来说，你的第三名实际是远超过了第三名。说得再明白些，你想：Harasiewicz [哈拉谢维兹]，Askenasi [阿希肯纳齐]，Ringeissen [林格森]，这几位，假如过去学琴的情形和你一样，只有十一——十二岁半的时候，跟到一个 Paci [百器]，十七——十八岁跟到一个 Bronstein [勃隆斯丹]，再到比赛前七个月跟到一个杰维茨基，你敢说，他们能获得第三名和 Mazurka [玛祖卡] 奖吗？

我说这样的话，绝对不是鼓励你自高自大，而是提醒你过去六七个月，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杰老师也尽了最大的努力。假如你以为换一个 school [学派]，你六七个月的成就可以更好，那你就太不自量，以为自己有超人的天才了。一个人太容易满足固然不行，太不知足而引起许多不现实的幻想也不是健全的！这一点，我想也只有我一个人会替你指出来。假如我把你意思误会了（因为你的长信失落了，也许其中有许多理由，关于这方面的），那末你不妨把我的话当作“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”。爸爸一千句、一万句，无非是为你好，为你个人好，也就是为我们的音乐界好，也就是为我们的祖国、人民，以及全世界的人类好！

我知道克利斯朵夫（晚年的）和乔治之间的距离，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是免不了的，但我还不甘落后，还想事事，处处，追上你们，了解你们，从你们那儿汲取新生命，新血液，新空气，同

时也想竭力把我们的经验和冷静的理智，献给你们，做你们一支忠实的手杖！万一有一天，你们觉得我这根手杖是个累赘的时候，我会感觉到，我会销声匿迹，决不来绊你们的脚！

你有一点也许还不大知道。我一生遇到重大的问题，很少不是找几个内行的、有经验的朋友商量的；反之，朋友有重大的事也很少不找我商量的。我希望和你始终能保持这样互相帮助的关系。

杰维茨基教授四月五日来信说：“聪很少和我谈到将来的学习计划。我只知道他与苏联青年来往甚密，他似乎很向往于他们的学派。但若聪愿意，我仍是很高兴再指导他相当时期。他今后不但要在技巧方面加工，还得在情绪（emotion）和感情（sentimento）的平衡方面多下克制功夫（这都是我近二三年来和你常说的）；我预备教他一些 less romantic [较不浪漫] 的东西，即已哈、莫扎特、斯加拉蒂、初期的贝多芬等等。”

他也提到你初赛的 tempo [速度] 拉得太慢，后来由马先生帮着劝你，复赛效果居然改得多等等。你过去说杰老师很 cold [冷漠]，据他给我的信，字里行间都流露出热情，对你的热情。我猜想他有些像我的性格，不愿意多在口头奖励青年。你觉得怎么样？

四月十日播音中，你只有两支。其余有 Askenasi [阿希肯纳齐] 的，Harasiewicz [哈拉谢维兹] 的，田中清子的，Lidia Grych [丽迪亚·格莱奇] 的，Ringeissen [林格森] 的。李翠贞先生和恩德都很欣赏 Ringeissen [林格森]。Askenasi [阿希肯纳齐] 的 Valse [华尔兹] 我特别觉得呆板。杰老师信中也提到苏